

第十一屆 ifva 公開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鮑藹倫（鮑）、黎肖嫻（黎）、崔允信（崔）、傅慧儀（傅）、區雪兒（區）

大會代表：鄭珮詩（鄭）、文卓怡（文）

鄭： 首先歡迎大家出席第十一屆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的「公開組」評審會議，今天我們要從公開組八個入圍作品中選出五個獎項，分別是金獎一名、銀獎一名、和特別表揚三名。這是我們原則上的分佈，但如果稍後大家討論結果有雙金、雙銀或其他分佈，我們將會作比例分配。大家可建議如何去討論，也可以就每一齣戲提出其優劣，這樣對參賽者而言，大家的評語亦會成爲一些好好的參考。大家有沒有任何意見？

黎： 可否問問有關這八部片的生產過程。三位初選的評判（鮑藹倫、崔允信、傅慧儀），當時有沒有一些爭拗的重點？

崔： 其實並沒有爭拗了很久。

傅： 沒有很多地方要爭拗了，但我想大家本身有心水，很快就 **point out** 了一些片名出來。我記得，最初我們有超過十五個心水作品，然後大家回去重看一遍，再用 **email** 的方式討論，對嗎？

崔： 對。

黎： 我想知道這八部片是否本身已經很有爭議性，或者其實你們討論的時候，已經有一個 **priority** 呢？

傅： 不是，但結果是選不到十部，只能選出八部。

區： 因爲我沒有參與第一輪討論，我想問一下，有關創意運用媒體這個準則，是否指一個比較技術上的東西？你們在初選的時候，是否也 **base on** 這種想法？因爲其實他們八個都很不同。譬如裡面有一個，我覺得他很用心地，很 **refined** 地去拍好每一個 **shot**，他很注意電影上的美藝；但另一些片你會覺得，是時下年青人在用他們的 **DV format**、**Final-Cut Pro** 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想用 **multi-media** 的方法去說一些東西給你聽，而他也能 **execute** 到那個 **idea** 的。但因爲兩者非常不同，那麼我們該用甚麼角度去挑選呢？我覺得大家值得先討論出一個 **platform**...

黎： 我來之前亦想過，我都問了一、兩個很基本的問題。首先，我們不要再質疑這八部作品，這就是最後這八部了。其實，我看 screening 的時候，看完第一場已經覺得無辦法去比較，因為他們太過不同了.....比較不到。我想，其實另一些電影節或者比賽，到最後通常都是去到一個問題，大家已經不在比較高低，或者好壞，而是在比較我們想 promote 一些甚麼，或者我們想今次特別去 assert 一些甚麼，因為我想其實是沒有 fair judgment 的。我不知道是否應該先討論了這些問題，還是先逐部討論？

區： 對，作個例子，我看過東京、韓國一些短片，你明顯看出大家選片的 objective，而那班人拍的 objective 在在告訴你：我是嘗試 experiment 不同的 form 去講故事，但我將是想拍 feature film 的。即是有一個好清晰的 understatement，於是乎你們揀片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在推動什麼東西，就是我希望這個人去到 film industry，做出來的東西是 being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mainstream is happening now。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我今日選的 approach 會很不同。

傅： 我們選片的時候一定不是用這個 approach。

崔： 我們選片時，好像並沒有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只是選比較好的作品出來...

傅： 無錯。

黎： 那麼，我們今天討論吧。

傅： 其實你剛才講的，是基本的現象，因為公開組事實上就有那麼多 variety。

黎： 對，也是我意料之中，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先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傅： 大會選出來給我們看的那一百套，已經 basically 有幾種 grouping，譬如有很多是學生作品，很明顯是來自幾間大學的。其實那些學生作品，是可以相互比較的，即是譬如 SCM（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的可能很類似，APA（注：香港演藝學院）的作品可能很類似。如果你說想有個 form 去 compare，這種角度也可以。但是我們選的時候一定不是用你剛才說的那個準則，因為我絕對相信參加 ifva 的年輕朋友，很多時候是第一次試，不會是旨在入主流。

黎： 我想她剛才只是舉個例子而已。

區： 對，我只是舉個例子。

鮑： 但我覺得這個例子是一個很重要的提示，今晚未必可以有結果。因為你說的是我們要有一個甚麼的 **understatement**，但這個我們現在可以找到共識嗎？還是這個問題應該要由大會澄清呢？

黎： 我不是想討論一些很 **general** 的問題，我不會再問「甚麼是創意？」這類問題。我很明白 **ifva** 是追求創意，意念上，或者技巧上。我提出的是更加 **specific** 的問題，那就是，其實我們現是在考慮八個作品，我心裡面都只想這八個，不是在考慮一個 **general** 的問題。我們都知道這八個作品，在題材、**approach**、如何使用攝影機、如何 **compare with industrial standard**、是否 **experimental** 等問題上，其實我們都心裡有數。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更加快得出結論，譬如說，我們今年很想 **single out** 那些大膽的作品，那麼「大膽」就會成為我們今年很想去 **honour** 的東西，又或者我們覺得 **skill** 很久不見了，那麼「**skill**」就是我們今次特別要去鼓勵的東西。

區： **Exactly**。

黎： 我覺得可以先交換一下意見。

區： 我們坐在這裡做評審.....究竟我們今年是鼓吹一個甚麼氣氛給大家，我覺得這是重要的。其實，**mainstream** 只是一個例子，重點是，你想鼓勵大家做一件甚麼事。在上一次 **meeting**，我也曾經都講過，我覺得過去給我的感覺是，**ifva** 出來的東西就是鼓勵大家「亂拍」.....我這樣說，因為大家好像已經放棄了 **formula** 放棄了 **skill**。這些東西不一定是用來綁住自己的，但大家好像覺得這些東西不重要了！這樣的一個氣候是否應該要持續下去？我自己覺得，是否要拉回來，停一停，想一想？如果是的話，我們是否要用這個 **direction** 去做呢？

鄭： 其實大會由去年開始已經強調 **ifva** 所推動的並非只是電影，而是把定義伸展 **creative media**，即是關於影像方面的創作。如果你問我，我想我們其實希望入圍或得獎的朋友，他們做的東西不是 **copycat**。即是說，我們可接受瑕疵，但作品必須有他自己的個性和看法。**ifva** 並非一個新秀歌唱大賽，我們想 **uphold** 的是一種態度，要有新的做法或角度。至於每年評審團想提倡或者想 **highlight** 甚麼？我看可以交給每年的評審團決定，故此我們找來五位評審來評分。

- 黎： 所以討論是好的，譬如我剛才知道了 Susie（區雪兒）原來是這樣想的。
- 鮑： 那麼大家是否需要有一些共識？我們應該如何去揀.....
- 區： 其實 Linda（黎肖嫻）剛才舉的例子，很 vague 地講了幾個大字都可能是一個 direction 來的。譬如，「大膽」是否我們今日的方向.....
- 鄭： 或者剛才你提過，技術其實都是一個好重要的元素。
- 區： 又或者是，甚麼叫做實驗？實驗和傳統原來是一個概念，大家一齊去反省對方。或者像你剛才所說，很久沒見到技術，很久沒見到 skill，而我們都開始注重這些元素，即是說，我們除了 idea 之外，要創意之外，我們還要 execution。
- 崔： 其實我們選的這些片，衝突並非那麼大。多年來，ifva 都是這樣，找了不同的評判，表達他們自己的看法。我記得當年周強（注：第一屆 ifva 的策劃人）曾經講過，如果有一個作品真的很好，通常就沒甚麼爭論了。或者，今年沒有一部真的是呼之欲出的.....
- 黎： 不，其實我都不覺得一定要先定下準則，但我們不妨了解大家的想法，總比馬上逐部片討論好.....
- 崔： 舉個「大膽」的例子，我上次也說過，譬如《胡眉的故事》，我真的很難去參與討論，我必須承認，我真的不太認識如何去看這類作品。但既然 ifva 找我來，我使用我認識的來討論。到了這個作品，你們可以講你們的看法，如果我真的想不通，我會問。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如果突然間定了實驗要先行，那麼，我馬上可以走。
- 黎： 其實我不是想有一個定案，我只是想知道大家的看法。譬如，我一邊看片，我一邊在轉自己的 position。看完之後，我就發覺其實今年較觸動我的是那些講當代社會題材的作品，雖然他們很粗糙，但 somehow 我覺得，原來還有人拿著攝影機走出去關心一些生活裡面我們很想看不見的東西。但我不是說，我們今日的重點就是「有社會意識的就好」。我也不想這樣。我只想 get a view of 我們其實有沒有一些覺得好值得去 push 的東西，我們有沒有一些很相同的看法。同就好，可以一齊；不同的話，也沒所謂。
- 區： 我們的 approach 也可以是看作品是否 genuine，那麼技術也可以是其次。

《攝》

傅： 中產、主流。

區： 我一點也不喜歡《攝》。

鮑、傅：其實我也是。

鄭： 可否講一下喜歡或者不喜歡的原因？

區： 它有一種現代的意識，令我覺得很討厭。而且他的 execution 真的是「亂拍」，然後以為隨便剪一下片、亂拍，就可以講到一些比較年青人或者時下那種心態。

鄭： 你指的是甚麼意識？

區： 現代人的愛情觀、大家現在處理影像的手法、你的 imagination 和你的 reality 等等。或者大家對大家已經開始不會夠膽 commit 用文字去 communicate，如果我喜歡你，我都只會去偷拍你。這整個意識其實本來是一個很可以 explore 的 subject matter，但因為他用了這種方法去拍，因為他用了這兩個人（註：吳嘉龍和 Maggie Q），因為你這樣去處理整件事，令我覺得整個 mentality 根本是你自己 fall into 了這樣東西，it's so disgusting。那是對我來說，對不起。

鮑： 我又不覺得這部片那麼差。我不是完全不喜歡，只不過我覺得它很裝模作樣。其實你剛才一講 genuine，我就覺得，如果講 genuine，這部片立即可以剔走。但是，我覺得它值得在八部片入面的原因，是因為我不覺得他真是「亂拍」的。At least 我感覺到導演是有 brief 過那兩個演員去影些甚麼，都是有心影回來的，不過落了在他們手上，就不是一個攝影師去影。

黎： 我去了 screening，聽到他們討論，知道背景不是這樣。其實，那些片是用大 cam 拍的，只是扮那兩個人拍出來。

崔： 他這個形式跟作品並無關係，他只是試了一樣東西，像要用上兩部攝影機，但結果對於內容上，他不用也可以。

區： 我覺得他 explore 不到他自己想講的東西。

崔： 他沒有東西想講。

區： 外貌上，他用了很多現代年青的方法，去裝扮了很多事，但其實裡面甚麼也講不到，完全推動不到你進入主題，他的腦和心都做不到這件事。而我所謂的「亂拍」，不是說我需要技術，而是大家開始 fall into 了一種 casualty、一種「隨便拍些東西回家」的態度...於是乎你覺得現在個個都是在用這一種方法來處理影像，但是你在裡面如何抽絲剝繭去講你想講的東西呢？我覺得態度上，他沒有 genuinely 去 explore 整件事，about image 的 reality。如果你講這個題目，我當然想看到你的探討。

黎： 其實整個 set-up 有很多 potential。

鮑： 但不是最 perfect 的那個。他的剪接、你說他很 casual 地拍下的那些鏡頭、當中的鏡頭運用，或者是整個故事——即是你剛才所說的那種男女關係疏離、不能夠直接溝通的主題，其實他也交代到。你說這個題很 hip，所以他拿來拍，或者是他真的想講這題目，但我覺得他已經講到。我唯一覺得失望的是，正如你所說，其實他真的可以做好些，touching 些。雖然我亦不覺得 touching 是一個好重要的動機，但我印象中全部片都是用他們兩個的角度去拍的，而令到它沒有...除非他要加多一個場節的故事入去，否則只是這樣的話，我覺得可能有一個 limitation，但是亦可以做得好些，就好像你說，他應該有很多 potential 可以發展下去...

黎： 或者可以有第三、第四個 angle。

鮑： 對，甚至可以有三、第四個 angle；甚至說可以將 image 和 imagination 兩樣東西用不同顏色表現，總言之用一種方法去交代都可以；甚至兩個人的攝影機，去到一個地步，是分不到哪個 shot 是哪人拍的，這件事其實可以做到。他做得不夠好，但你見到他也想這樣做。而他有這個 idea 這個動機去做，已經令我覺得：真的很好，有一部有如此 intention 的片是好的。

黎： 不過，我覺得他的用法，結果只是強化了 star gaze。我想選擇這兩個演員是很重要的，因為其實有很多類此的電影去討論電影鏡頭的運作，但這一個作品就正正是 fall into 一個我們經常討論這類構思時候的陷阱。我們要用多種鏡頭，或者用這種方法去拍，本來就是想討如何可以抽離，因為電影是一個純粹的 gaze，即是一個「凝望」的動作。我覺得這部片其

實是 reinforce 這個問題，多過是跳出來，而沒有令到這一種「雙鏡」或者「雙角度」的東西構成一個更加令我們看清楚這種關係，或者可以 judge 到 camera 的效用。我覺得這個作品很造作。

鮑： 我不覺得他想去解構這件事...

黎： 他是不想解構，所以就純粹 show-off 一些好 fashionable 的 techniques。

區： 我也覺得它有變成一個 show 的效果，我都感覺到。但這是否代表那是 socially, politically incorrect 呢？

黎： 我也不是要說那麼深奧的東西，只是覺得他們沒達到甚麼成效而已。他只是用了很多資源去 put up 一個 eye candy，就連故事，from story-telling 的角度，都是 really badly tell-told。

鮑： 所以我甚至覺得它不是一個故事，他根本就在玩那兩部片如何 merge 一起而已。

傅： 我也覺得它是一個 visual experiment，也很有現代感。我也想 defend 一下，因為最初我也有份選這片。我不覺得它完全沒東西說，他去玩 media，是很明顯要去 experiment “machine”這個主題。當然，它非常造作，在看的時候我亦覺得最不舒服的地方是他很刻意去取那些角度，顏色方面也很造作。不過，我都覺得，如果你叫我選這八部片，它不是第一、二、三套。

《那年曇花開過》

傅： 很「港台」，這個印象在我腦裡很深刻。

區： 但它是拍得好 fine 的一個.....

鮑： 但沒有驚喜，看完就看完了。

崔： 我覺得它好看，但我也同意，放在這個比賽裡，如果你說到他的獨立精神等各方面的東西，我都覺得最多只能給它第三的位置。我其實是在去年香港演藝學院放映時看的。我覺得這班人很有 potential，尤其是攝影，而音樂、剪接等全部都做得幾好。但就只是這樣。當我再看，我也發現其實故事亦有問題，去到後面，爸爸的衣服不見了那段，其實不知道發生甚麼事？那個箱裝著甚麼？很基本的都未交代到。但無可否認，他們是一班很有心，而且是很有 talent 的幕後人。

區： 我也覺得他拍得好 fine，好 surprised，execution 上他們很有要求，無論每一個鏡頭的構造.....

黎： 每一條線點擺，都擺得好靚...

區： 或者前景放甚麼 props 呀.....是一個拍得好靚的港台製作節目。我個人一定不會 touched by 這些作品。港台經常說要拍一些 social issue 去 touch 觀眾，但就 touch 不到人，只是在美藝上拍到很 fine，你會 surprised：嘩，這班人是那兒出來的？他們為何可以那麼「廣告」？我會覺得角度反而是這樣。但這片的故事有很多缺位，如果你要講故事，用 storytelling，用 narrative approach 去看，他都不成功，但是它有很多位你覺得很有心思：啊，這樣拍一個 shot 來代替了某句對白，他又真的有考究過。但在 creative 層面，這片不是很突出的一個。

《Hae》

鮑： 大家也記得吧，是 fake documentary，其實在那麼多片入面，我們發現有幾部都是用這個 format 的，很明顯這是一個功課。我們只是在那些功課裡面挑最好的一份出來。

崔： 《Hae》好像有些東西想說。

鮑： 略嫌太長，我覺得如果短一半，會看得好開心。因為可以是真可以是假，他找那些甚麼教授去講「Hae」，有的是真教授，但突然間你又不知那個是否真的。我覺得「真真假假」在這個紀錄片內，都玩得不俗，都頗有趣，但你說是否很 original 很 touching 諸如此類，我又覺得，它又真的未去到那個位置。

區： 它很反映到現代人對一些事物的看法，譬如，它運用了所有不同的 broadcast elements，突然間加人一個訪問等等。作品有其 interesting 的地方，但它是否好 original？那又好像不是。

崔： 到中段董建華的部份，我以為導演有更多東西想做。但怎知去到最後，原來他都是「Hae吓」而已。看到後面是有些失望的。但這片已經是這個形式入面，做得最好的一個，其他的都很無聊。

黎： 我也覺得頗好看，我也是第一次看。我享受他那種發了癲，基於一個想法就四出找資料，去 substantiate 一個說法。但在電影歷史裡面已經有很多人做過這種事，已經是一個 species 來的。我亦覺得這片有些粗糙，不可能是頭三個獎裡面的作品。

《The Blacks》

黎： 我喜歡《The Blacks》。

鮑： 看的時候，我覺得這片其實很真。

傅： 這片很舒服。

鮑： 由頭到尾都像 Reality TV，跟出跟入。即使是很簡單的一個鏡頭，又覺得它 work。

黎： 我喜歡它有時會跟那些人出去。導演 invent 了一些 activities，並非純粹跟拍，即是他們有參與.....其實，我很想這部片多些人看。

《The 8th》

黎： 我喜歡。

崔： 我也覺得好看。我後來再看一次，因為第一次看感覺實在太長了。中段特別在男主角戴眼鏡之前，有一個很長的位，我不知他想怎樣。加上我不想它原來去到最後，就是我看到的那麼淺白。但也沒所謂，我看多一次，都覺得 OK。

黎： 不過，我不知道最後尾為何這樣完結，好像他想不到怎樣完，就重複第五日 Eve 出現的時候.....我很喜歡開頭.....

崔： 開頭很好。

黎： 前半部很好看。

區： 我也是比較喜歡它開頭，尾段我就覺得開始有些東西好像不懂交代.....它開頭的 set-up 是不錯的。

傅： 但最後不知怎「收科」。

區： 是有少少覺得他尾段開始一路想辦法去，你 **feel** 得到他這樣。

黎： 你覺得他是用剪的方法去處理，而不是先想好的，不是那個劇本已寫好的。

傅： 我覺得這片是第一或第二。

區： 又未之於說到它是第一或第二，但我覺得這片的 **subject matter** 本身幾 **interesting**。它有些東西未 **explore** 得好好，但未至於亂了章，所以都 **OK**。

黎： 你們覺得那些演員如何？是否 **match** 這個 **performance** 的要求？

傅： **OK**。

鮑： **OK** 啦，不能要求太高。

崔： 很難判斷.....

鮑： 我已經讚了他們，寫了個 **comment** 讚演員。我覺得沒有那兩個演員，這片都很「弊傢伙」，整件事會完全不 **work**。

崔： 我覺得結尾無問題，第一次看是因為太長，所以沒有心機。但第二次再看，我覺得結尾都 **OK**。

黎： 都算精簡。

鮑： 我不太記得結尾。

黎： 其實我想看多次.....

區： 反而有些 **details** 我不太喜歡，但我在想那些 **details** 是否影響整件事呢？又未必是。例如：我不太喜歡電視機裡面有個 **God** 出現。看到那兒，我覺得：嘩，為何去到那麼壞。真的彈一彈後。但說整體性，你又覺得他很 **focus** 在做一樣東西。那裡究竟是否那麼壞呢？但我

自己覺得無理由要這樣，一直都是用了把聲，為甚麼你要在這個位置出現 God？這些位，我是很質疑的。

黎： 其實那把聲是導演的，即是創作人的聲音，而非上帝的聲音。

（重看《The 8th》）

崔： 他的音樂都做得很好.....

鮑： 甚麼都有顧及，做得幾好，幾完整。

《囍歡》

鮑： 我十分喜歡這片。

黎： 但有一、兩場戲，不知道為何要插入去。譬如阿媽看電視那場。

區： 我想導演希望加強兩個 character 之間的 conflict。

黎： 但我覺得那個阿媽很 odd。

鮑： 是那個阿媽不懂做戲，因為她本身不是她阿媽。這只是一個很小的瑕疵。他特別加多一場戲，我覺得是值得的。

黎： 但那場戲很 stand out，看到那裡，我突然醒了。

鮑： 都是因為那個演員。但那兩個主角真是很好，做得很自然。當然，除了那兩個演員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沒有她們做得那麼好。

黎： 賣花那個男人，也叫醒我，阿媽又叫醒我。

鮑： 對，其他個個都做得不好，但我覺得兩個女主角做得很好，加上故事很 convincing，兩個 character 導演都 portray 得很好，很 three-dimensional，你感覺到她們兩個真的很 human。

區： 我也覺得《囍歡》很 charming，反而它有一些在 execution 上面的 fault，例如你會覺得，為甚麼你會這麼 cast 這個角色？例如：這個 take 那樣差你都收貨？但撇開這些東西，整部

片是很 **sweet and charming**，可能是因為它那種真實感，一點也不造作。雖然技術上是有很多突兀的地方，但有一樣東西是更 **interesting** 的，剛才我們自己亦討論過，就是覺得他會把一件這樣的事，用這樣的 **form** 去處理，例如片中有些 **documentary** 的存在。因為這樣的 **structure**，就更令到這件事 **interesting** 了。如果沒有了這些東西，你就會覺得，他純粹不太懂「拍嘢」，只是將一個幾好的故事，用很 **handy** 的方法講了出來。但因為加了這些元素，你就會覺得他的動機和整件事不同了。所以，譬如我都很嫌棄阿媽的那段戲，但我會解剖那段戲的意義。加上他有些 **documentary**，所以他要這樣拍阿媽的反應。雖然她真的演得好差，但你很明白導演的動機，亦都知道如果在呢套戲入面拿走了這個 **scene**，他的確講不到他想講的東西。

黎： 我基本上很喜歡它有另外一個 **layer** 的。我覺得，只得那兩個女孩的戲好看，在 **boxing** 練習館內那些對白很好。但一有其他演員，我就會醒。

鮑： 包括那些 **coach**.....

黎： 那些 **coach**、賣花少男、阿媽，全部我一見就都醒。

鮑： 我也有同感，尤其那個 **coach** 最好笑。

崔： 雖然他在 **execution**、技術上有很多問題。但我看的時候，都覺得很難得。我甚至乎連那兩個演員都覺得演得很普通，但這片是眾多作品內，能令我一邊看一邊關心兩個角色會如何發展，故事是真的講得到的。它的畫面可能有點差，但真的不是亂拍。但演員方面，我就甚至乎覺得那兩個女主角都有些問題。

傅： 我覺得那兩個女孩做得不錯。

鮑： 似乎我們 **generally** 對這部片的印象很不錯。

傅： 我主要覺得 **casting** 是很好的，那兩個女孩很 **charming**，真是由頭帶到落尾，很舒服。加上此片很有誠意，其他的作品就見不到這一種誠意。

黎： 是她們自己的東西。

傅： 很 **sweet**，但又未之於 **jump** 了出來、很 **bright** 很醒的作品。

黎： 還有很多位可以搞。

鮑： 我覺得再搞下去，就會很悶，這種小品差不多這個長度就好了。

。

黎： 也不一定呀。有些很簡單的，譬如如何一場戲接一場戲，在那一個位剪，都可以再執的，可以執好些。

鮑： OK。如果要加的話，要加些開心的元素。

《戀人絮語》

黎： 非常不喜歡，對不起。

崔： 我覺得 OK 的，我喜歡。

黎： 我聽到那把聲就想關了它。

區： 我覺得影像是 OK 的，重用那些影像的構思就不太 original，但整件事出了來，是令人有感覺的。但我非常之覺得那把聲很難聽，他真的要 run 了那把聲。但撇開來說，你只是聽他的旁白和看畫面，你會覺得有點感覺。我只是覺得他不 original，但 in terms of 這些 image，他這樣用，他不再加插甚麼，令這片有一定的真實感。他只是用 script 和它的 interaction，很簡單地令到觀眾產生一個感覺。這個 approach itself，有些地方 work。

黎： 其實我很喜歡那些 images，那些 images 本身很 charming.....但其實，我一來不喜歡那把聲，二來亦不喜歡那把聲講的東西。因為那些說話不單止沒有令那些 images 更加豐富，反而是令它們 close 了，變成了一些很 cliché 的東西。我覺得很 cliché，浪費了那些 images。

鄭： 我想問 Susie，你剛才說有好些地方不夠 original.....

區： 我覺得那個 thought itself，譬如說你現在有一堆 home movies，你想用回這堆 home movies，但你如何選出那些 shots 來用？其實，你聽到他寫的東西，你也知道他是知道那些 shot 是 work 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即是譬如，你可能有二十餅錄影帶，現在你挑了三、四分鐘出來，那你當然是很清楚哪些是你想用的，想用在哪裡，令觀眾得到哪些感覺。這個 exactly 就是 cliché。說真，這片一定是 cliché，我亦很不喜歡他那些 description。但我都會覺得，有人會有感覺的。甚至乎我自己有些位也有感覺，可能因為那些 shot 真的好

work。因為他又同時在說一些很 cliché 的東西：阿爸就去了，對於人生那種感概，很容易就會在那一剎那感覺到。但是，我覺得他如何重用影像的整個構思、寫 script 的方向，都不 original。

崔： 我自己就覺得幾好看的，因為我看的時候，真的有感覺，我亦不太抗拒他那把聲。我也同意，他有些東西是很陳腔濫調，但我一邊看，我又覺得很真實。之不過後尾收筆時還去解釋他拍這部片的原因，就真是多餘了。我上次都有提到一部講幾個中坑夾 band 的紀錄片（《拾樂記》），雖然最後都沒選出來。其實我們上次都有討論過，在我們看超過一百套戲的時候，只要有中年人的聲音，那部片一定 stand out。因為你看得太多那些少男少女停留在失戀階段的片，他們用盡半個小時都描述失戀狀態，有些又覺得前途茫茫呀，漫無目的呀，所以那時候，那部 documentary 我也很喜歡。一班中年人打 band 很輕鬆，但你想清楚，那也是經常有的題材，但起碼在這堆片入面，它是突出的。

傅： 我覺得那種 image texture，那種 Super 8 的感覺、colour 和 image 都很 poetic。我就不太介意那把聲，只是嫌他講得太多，又未必幫到整件事呀。這片也不算很 outstanding，但 feeling 是存在的。如果他是 exaggerate 了，那也是 exaggerate 了 feeling 而已。或者是不是 outdate 了少少？

區： 如果你用 outdate 這個字，我覺得他是絕對 outdate，他的 intention, approach, execution 都 outdate。

傅： 這個是他的扣分位。

鮑： 她說中了我想講的，就是它樣樣都 outdate。唯一能打動大家的是，我想是那個 combination，那個 combination 能打動我們這班中年人。

黎： 那個 combination 是不 work 的，我只是喜歡那些 images。

區： 我覺得 for a long time，我們這班人 miss Super 8。

鮑： 我們這班中年人呀。

區： 即是那些 texture 一出來.....說真的，你問我他說了甚麼，我只是記得幾隻字。你是不會記得他說甚或的，但你會記得那幾個 shot。

傅： 是幾 old-fashioned 的。

鮑： 我覺得這片已經很完整，可以發展的東西不多，所以金獎、銀獎我都不希望落在這片。

黎： 贊成。

《胡眉的名字》

傅： 這片我 pro，好像是我提出要選的。其實我之前已經在 Microwave 微波媒體藝術節看過一次。我覺得它是一個很 calculative 的 vision and sound experiment.....

鮑： 我又不覺得它新穎，全部人都用 text 啦。將文字讀出來，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壞的做法。它有一個電視機，為甚麼不將文字變成一個可以在畫面上看到的東西呢？其實還可以有多一個 layer。我覺得整件事太過 flat，只有一條 soundtrack.....一條 soundtrack 的意思即是有兩個角色。一條 soundtrack，然後一個影像。他其實可以將那本書裡面的 imagery 變做 metaphor，即是自己本身變成一個 metaphor，比玩 form 玩到那麼盡好得多。現在你見到的，是玩 form，很好明顯是玩了很多 form，但反而就用不著文學裡面的東西。

區： 我看的時候，其實頭個三分鐘，也不太喜歡，但我覺得他將一樣東西 speak it so loud，就是他真的在在告訴你，他是創意運用媒體，他那個形式主義 statement 很大聲，你肯定知道他在做甚麼。而我想講：I appreciate，只不過是我個人有些地方不太喜歡。一來那兩把聲不停地讀那些 text 出來，然後，又有一個人狂打電腦，這些東西我不太接受。但這只是我個人的。但我絕對同意他在 visual 上和 audio 的 execution 非常之 calculated，他自己知道甚麼時候想給你一個聲，搶一搶你，然後這一把聲入回來是如何 narrate 那個 text 的，是幾時入回來等等。後尾的部分，我覺得愈來愈有 impact，即是說之前的部分是很 loose 的。我自己個人品味上，不喜歡這種作品，就等於我一入來就不停問我們應該如何做決定，我覺得這片是唯一一個玩 form 玩得那麼徹底的。如果撇開我個人的喜好，我就覺得我們會要一些這類型的作品，在這八部片入面其實亦只有這片這樣玩 form，所以這片是一個獨立的東西。但它是否做得很獨到，做得很好，我亦不覺得。但它有些地方是做得的確精彩的，可以拿高分。

傅： 另外一個 point 就是你說他講不到... ..但其實他就是不想用回 text，譬如你看小說的感覺，一定跟這一個他給我們講的故事的感覺很不同。我也一樣，起初，我是投入不到的，其實

我亦幾討厭那個男人坐在電腦那些戲，覺得很怪。真的很久才入到戲，但入了之後，就很投入。特別是電梯內拿著公文袋那個 scene，我自己會 imagine 到一些東西，他玩 form 玩到去一個 extreme，而且佢很 standard，很 monotone 去走，讓觀眾自己產生一個 storyboard，自己 create the rest of the story。這個我覺得很好，我覺得他做得到。雖然並非每個觀眾都是這樣去看。

鄭： 那麼，八部片的討論到此為止。大家是否已準備去第二個階段，就是提名一些片，考慮得獎名單？每人三票。

(投票結果:《攝》.....無。《那年曇花開過》.....兩票。《Hae》.....無。《The Blacks》.....四票。《The 8th》.....五票。《囍歡》.....兩票。《戀人絮語》.....無。《胡眉的名字》.....兩票。)

鄭：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刪走《攝》、《Hae》和《戀人絮語》，現在剩下五部。現在可以馬上去 nominate 金獎或其他獎項嗎？不如再來投票，支持拿金獎的就舉手給三分，銀獎兩分，特別獎就一分。那麼，最高分的就是金獎。

區： 但是我想問，可不可以沒有金獎。

崔： 我覺得應該頒金獎。

傅： 我亦覺得今年有。

鮑： 我就覺得銀獎是今年的特色，即是今年作品水準都差不多。

區： 如果一定要有一個金獎，我就覺得一定要拉回頭，我們要有一個 direction 去 go for 金獎？大家應否有一個共識？

鮑： 用「三分、兩分、一分」的方法就可以最快地讓我們 narrow down to 幾個突出的作品。

(點票結果:《The 8th》.....六票。《囍歡》.....五票。《那年曇花開過》.....兩票。《The Blacks》.....兩票。《胡眉的名字》.....兩票。)

鮑： 我不反對這個結果。

傅： 我也不會反對。

鮑： 我覺得特別獎應該給三個。

傅： 三個特別獎，我贊成三個特別獎。

區： 三個特別獎都幾好呀。

黎： 但《The 8th》大家是否覺得它好好好好，好到一定要給金獎？

傅： 我覺得要給金獎。

崔： 我覺得今年來說講是的...

黎： OK。

鮑： 這種鼓勵，我覺得是需要的。

區： 為甚麼今年那麼特別，一定要給金獎呀？

傅： 不，我的意思是如果今年你給我選，我 prefer 有金獎。

崔： 我是說它是今年最突出的一部片。

傅： 算是今屆最好的。

鄭： 可否講一下要有三個特別獎的原因。

黎： 因為討論的時候，我記得很少人喜歡《那年曇花開過》，只有崔允信(Vincent)支持，但 end up 有那麼多票。

區： 都是我和 Vincent 支持。

鄭： 可否講講《那年曇花開過》有甚麼特別值得表揚呢？

崔： 正如開頭 Susie 跟我說，ifva 每年給人的感覺都好像是「亂拍」，這未必是事實，但起碼有一班人真的這樣看。而這片，他們所有細節都做得相當，我們是看到。

區：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很 fine 的作品，是可以入到 mainstream style 的東西。我自己就覺得它 casting 很好，真的做到父子情這效果。雖然所有元素都沒有新意，technique 沒新意、script 或者.....但它那種完整性很感動我。即是說，現在幾乎沒有人很認真地去拍一套劇情片，很認真地完成一套很 fine、打了燈，想好前、後景，度好那些小朋友如何走等等的片。加上我亦很喜歡那些小演員。

崔： 其實那個演員很好。

區： 那小演員的戲難度很高。

崔： 它的故事未算做得很好，但在幾場戲內，他們父子之間是有 chemistry 的。

區： 是幾高難度的一個拍攝，完整，非常完整。

黎： 《The Blacks》這個題材值得拿出來一起看看。他倒不單止上街拍攝，而是有真正的參與，有 evoke 一些 event 和被訪者一起進行。所以這不是純粹的一個 video project，而是一個參與社會的 project。

區： 我覺得 interesting 的是，我從來沒想過我們會有三個特別獎。但 interesting 的地方在於，這三個特別獎，大家想清楚，剛好是三個不同 genre 的東西：narrative, experimental 和 documentary。我覺得這個組合令到整件事很 interesting。如果我們只得一個獎，反而突出不了這個觀點。

黎： 同意。

區： 所以剛才說有三個特別獎時，我馬上贊成。其實我正是帶著這樣的疑惑入來這裡，結果是這三個特別獎 solve 了我這一個問題。我覺得解決了整件事。

鄭： 我有個提議。大家當中有幾位會做頒獎嘉賓，可不可以在頒獎時講出背後的原因。譬如剛才 Susie 說的真的很好，尤其是「特別表揚」那個觀點，大家都可能很想知道背後的 rationale。到時可否跟觀眾分享呢？

眾： 好呀。

黎： 我覺得《胡眉的名字》很完整。我喜歡它運用聲音，很清楚知道男女聲音是有不同的 function。

公開組

金獎

《The 8th》

孫嘉毅

銀獎

《囍歡》

馮敬朗

特別表揚

《那年曇花開過》

李志偉、關詠雯、吳凱恩、楊琦暉

《The Blacks》

蔡玉玲

《胡眉的名字》

江康泉